



余国英作品集

飞越安全窝

余国英/著

台海出版社

余国英作品集

飞越安全窝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国英作品集/余国英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04.7

ISBN 7-80141-310-5

I. 余... II. 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9920 号

书 名/余国英作品集

著 者/余国英

责任编辑/谢 香

装帧设计/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5.75 字数/650 千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1-310-5 定价: 48.00 元 (全两册)

台海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写在柿子红了的时候

——为国英新作草序

赵遐秋

国英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跟广大读者见面,是在1992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行她的小说集《家有六千金》的时候。长江文艺社那时为《家有六千金》写的《简介》说:“幽默、风趣的语言,活泼、轻松的文风,这是旅美台湾女作家李国英女士为我们奉献的一部新作。她以纪实风格描绘了大洋彼岸的人生世相,以一个东方人的眼光去观照万花筒般的西方社会,特别注意将笔触投注到生活在异域的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上,写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冲突激荡。……我们相信,这本生活在异域的台湾女作家的新作会开拓你的视野,为你带去新的感受、新的收获。”

后来,2000年1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她用本名“余国英”的两卷集《余国英小说集》,即:《我爱棕榈,我爱棕榈》和《移民家庭纽约洋过招》,我受命作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说到:“国英的小说,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阵地上,施展她的才华睿智。她透视这冲突中的种种人物心灵的世界,写他们的生存状态的困窘和悲观、文化心态的失落和寻觅,跨越这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去做人生、社会和文化的观照,做哲理的思考。她对此描写得相当精细。然而,她‘学道当于万事轻’,透彻的人生感悟,让她把激烈的冲突幻化为轻松、活泼,还有淡淡的幽默。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分明可以让你感伤、忧虑,乃至内心隐隐作痛,直到掩面而泣,你却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可乐,可笑,乃至心头打翻了五味瓶,直到你捧腹开怀。不过你悲也罢,欢也罢,哭也罢,笑也罢,你最透辟地感受到的,依旧是那文化。”

现在，四年过去，我又看到了国英辛勤笔耕的最新收获，《柿子红了》和《飞越安全窝》就要由台海出版社出版了。

《飞越安全窝》收编的小说《飞越安全窝》、《漂亮老板娘》、《感恩节的故事》和《分居》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只是，更多了一些苦涩。

比如《飞越安全窝》，说的是，“9.11”之后，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旧金山地区的小儿科女医生余慧贤，在一次邀约苦苦追求她的男友黄志高博士到山里去滑雪度假的时候，不巧被绑架软禁在“人蛇”囚禁“偷渡客”的魔窟，目睹了从中国大陆福州等地受骗非法入境者的悲惨境况。危难中，余慧贤用一把大火机智地引来了警察，随后又策划营救这些非法入境者，决心帮助他们成为合法移民。其实，国英的叙事“核儿”，意在“偷渡客”，前此的滑雪度假只是个“引子”。别说“引子”，就是那个叙事“核儿”，我们都可以看到，国英小说的风格依旧鲜明。她依旧是把激烈的冲突幻化为轻松、活泼，还有淡淡的幽默。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依旧能够让你感伤、忧虑，乃至内心隐隐作痛，直到掩面而泣，你却读着读着就会觉得可乐，可笑。无论悲欢，也无论哭笑，你依旧能够感受到一种文化。然而，毕竟又不同于以往了。国英在涉及这个敏感题材的时候，在轻松和幽默中，渗透着的却是血泪，寄予的分明是感伤和痛楚。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国英人文关怀的视野更为开阔了，生命感悟得胸怀更为博大了。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成熟。

说到“成熟”，巧得很，国英把她这次印出的散文集题名为《柿子红了》，颇有某种象征的意味。

“柿子”，有什么特性？我们都知道，它耐寒，耐旱，果实味涩，但是，中医学上用柿蒂和柿饼入药，柿蒂性温、味苦涩，却能下气降逆。如此看来，国英的作品是不是也有一些“柿子”的味道呢？我看是有的。

至于“柿子红了”，那是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的一景。“成熟”而

又“丰收”应该是国英现在创作状况的恰当描述。

辑入这一集的散文作品，应该能够证实这种描述。这些作品，是国英这两年走动在人生旅途上的种种见闻和感受的“实录”。这不像一般的山水游记类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篇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风物所在，风情所系，都在触动国英的心弦，撩惹国英的情思，使她按捺不住要倾诉自己的衷曲，不由自主地坦陈自己的胸怀。难怪国英除了描绘山川风物、名胜古迹，还重在记述人文景观，世态风情，还重在慨叹世事、诉说人生了。

照说，这一类文字有两大要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写实之真与细，抒怀之真与切。也许，集子里的各个篇章会有不同，文品自有上下，但是，看得出来，国英在散文作品里是在追求一种“性灵”。而这“性灵”，还是古人说得好。明代袁宏道《序小修诗》就说，“非必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而且，这性灵，又“穷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可见，写这一类的文字，精髓是为真人，作真文，写真性，抒真情，胸臆自出真性灵。

就此而言，我愿与国英共勉。

是为序。

目 录

飞越安全窝	(1)
漂亮老板娘	(154)
感恩节的故事	(303)
分 居	(335)
许金枝小姐	(373)



飞越安全窝

—

实验终于做到一个段落，黄志高取下他的黑框近视眼镜，揉了揉已经疲倦的双眼，再戴上眼镜，抬头看了一下实验室墙上挂着的时钟，吓了他一跳，怎么？已经快到半夜十二点了！难怪两只眼睛每只都又酸又涩！怎么？肚子也开始饿得叽咕直叫？

找到了一只实验室用的玻璃烧杯，正打算用它煮杯方便面来填填胃，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这才是真正令人吃惊，这么晚了，什么人会打电话到实验室来呢？

“晚安，这是黄志高博士。”他对着电话筒疲倦地说。

“黄哥哥，你猜我是谁？”一个甜美的声音清脆地说。

一听这声音，志高的心不由分说地大跳特跳了起来。

“余小妹，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他推了推眼镜，惊喜地问道。

“因为我正在医院里值晚班。你不是常说你做实验不到半夜不离开实验室吗？当然这个时候找你最好啰！高哥哥，我问你，你这个周末有空吗？”电话里传来她扑哧一笑，然后反问的声音。

“周末？有空，有空，当然有空！余小……余大医师，你有什么差遣吗？”志高毫不迟疑地回答，一颗心跳得怦怦地作响，所有的疲劳困倦完全烟消云散了。前一阵子，他曾约她周末出去看电影、吃饭，被她推说太忙，要上夜班而拒绝了。然后，她还要加上一句：“高哥哥，没骗你，我是真的忙，其实，你也忙，若有一件



余

国

英



事不但有娱乐性，也有建设性就好了。”这当然不可能。

今晚，她居然主动打电话来问他周末有没有空，真令他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差遣？唔，阿高哥，什么差遣都可以吗？”电话里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自然，自然，只要是余小妹……呃，余大医师肯有差遣，敝人当认为无尚荣幸，赴汤蹈火，义不容辞！”志高非常热心地嚷道。

“赴汤蹈火！那冰天雪地呢？”她又咯咯地娇笑了起来，慧贤从小就爱笑。

“嘿、嘿……。”他被她的笑声感染，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阿高哥，说真的，我们这个周末到熊谷滑雪场去滑雪，慧英大姐把她的信用卡借了给我，不但住宿、吃饭可以用她的信用卡支付，坐吊椅上山，连小费都可以算在她的帐上，娱乐性、建设性都极为强烈，你说怎么样？”她问。

“滑雪？阿贤妹，滑溜的滑？冰雪的雪？”他怀疑地问道，就怕听错了。

“嗯，就是身上穿着厚厚的羽毛滑雪衣裤，足蹬滑雪的雪撬鞋，双手拄着雪撬棍，由漫山遍野堆满了白雪的高山上飞驰而下，电视上常常看见的那种运动。”她说完，又笑了起来。

“呵，是电视上常常看见的？”原来是开玩笑，志高松了一口气，也变得轻松起来。其实，他平常都是做实验做到半夜三更才回住所，一进门倒头就睡了，房间里根本没有电视，就是有，也没有时间去看。

“当然不是开玩笑，真的是邀你去滑雪。”她在电线的另一端说。

“是吗？此地哪有什么冰雪可供我们来溜滑呢？”志高一面笑嘻嘻地问，一面觉得十二分侥幸，不仅他住的旧金山市内气候四季



如春，从来不曾到过结冰的零度，更不用说慧贤的姐姐慧英她们住的苗必达市，终年阳光明丽，其实，整个湾区都以气候温暖著称，所以大多数的华侨才会移民在此定居。

“黄哥哥，旧金山虽然终年不下雪，但是，由旧金山市向东经过奥克兰，沿着五八零公路到了史达顿以后换第四号公路，再向西开，就是熊谷（Bear Valley），著名的熊谷滑雪场距旧金山不远，开车去单程不到四小时就到了。”她说得如此胸有成竹，可见是真的要去滑雪了！

有了这样的了解，黄志高正在跳着的心差点就真由胸腔里跳出来啦，他们这种由亚热带台湾来的人，说要在水中游泳，还差不多可以应付着飘浮起来，怎么可能会滑雪呢？

“慧贤妹，你难道会滑雪吗？”志高连忙问道。

“当然会，不会怎么找你去滑雪场呢？”电话里又传出来阿贤妹那又轻脆又爽朗的笑声。

“咦，你怎么会滑雪的呢？”志高追问，心里还是不相信。

“前两年做住院医师，没有在外面租房子，值班时在医院睡，不值班时，就住在大姐、大姐夫家凑合，他们冬天周末相约去滑雪，我跟他们去了几次，无形中就学会了。”她答。

多么可笑，前两年黄志高在冰天雪地的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所生化组攻读博士学位时，每天半夜三更由实验室或图书馆走回住所，两腿在雪地里滑得直打转，却并没有学会滑雪，她在天气温暖的加州湾区，倒反而……。

“怎么不说话了？去不去嘛？”她问。

“去，去，当然去……。”平常，志高想邀她出来，她虽然不曾断然拒绝，但却也老是推三阻四，很少实现，现在难得她主动来邀请，他黄志高有这个天胆敢说不去吗？若不去的话，岂不是连周末看她一眼都不可能了吗？

“呃，……一共有几个人？”他很小心地问。希望慧贤这次不



要再找几位年轻英俊未婚的男医师们来个众星捧月，害得他黄志高非得像打仗一般努力，才有资格挤近她身边，替她提一下行李、倒一杯咖啡呀什么的给她。

“连你，一共四人”她很干脆地回答。

“一共四个人！”完了，他的声音开始发叉。哪里还有他的机会！

“就是你、我、小英及小伟，不是正好四人？”她说。

“太好了，太好了。”原来如此，志高欣然地接口道。小英及小伟是慧贤大姐慧英的两个孩子，也就是慧贤的外甥女及外甥，不过，大家入境随俗沿着美国规矩，一概叫做侄女及侄儿。太好了，在他看来，只要没有她那些讨厌的年轻英俊的男医师同事们围在她四周竞争，一切都好办。

“慧贤大姐及古伟哥哥呢？”志高随便找出一句话来问了一下，希望她不要立刻挂掉电话，他还想再听一会儿她那美妙的声音。

“本周是大姐及大姐夫的结婚十周年纪念，他们打算这个周末到欧洲瑞士去滑雪庆祝，我答应替他们暂时看一下家，照顾小侄女及侄儿，当作我送给他们十周年纪念最重大、最有意义的礼物，高哥哥，这件事的建设性够高了吧！”她耐心仔细地解释，声音甜美，听得黄志高的耳朵几乎冒出油来。

“唔，这个礼物，实在很有意义，实在重大！这个周末，你不用在医院里值班？”他还舍不得放下话筒。

“本来要值班的，不过已经商请柯医师唐姆他们换了班，你知道，他们美国人很看重纪念日啦什么的。听说我要换班是为了要成全大姐、大姐夫的结婚十周年纪念，就立刻答应了。”太好了，少掉柯唐姆这个眼中钉，算他运气，黄志高实在看不惯他那种哈吧狗的神气，人前人后绕着余慧贤转，淡淡红睫毛下的两只绿眼睛一直盯着她，一刻也不肯朝别的地方瞄一眼，连替她提行李、倒咖啡的机会都不肯放过一件，你说讨厌不讨厌。



“那何必去滑雪呢？我们大可以做点什么其它的活动。”志高还有点犹豫。

“因为我想去滑雪，小英及小伟也想去滑雪，而且，黄哥哥，记不记得小时我找你到后山去爬树、小溪中游水、广场上去骑车？”她问，为了要跟他去玩，两人常常搞得鼻青脸肿回家。

“唔，记得。”跟她在一起的童年那么快乐，怎么可能忘了呢？

“现在我找你去滑雪，不是也很公平吗？”她在电话里说。

“公平？滑雪???”

“阿高哥，我虽然通过了笔试，学过开车，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美国的驾驶执照，”慧贤又说。

“什么！你还没有美国的汽车驾驶执照？那怎么常常看见你开着汽车到处跑呢？”他大吃一惊，慧贤真是一个爱冒险的女孩儿！

“就是嘛！我只有国际驾驶执照。阿高哥，什么时候你陪我去考路试，混个美国汽车驾驶的执照，你说好不好？”慧贤见他没有回答，就娇滴滴的再追加了一句。

“那还有什么问题！”志高很干脆地回答，怎么可能放弃坐在她身边看她开车的机会呢！

“这个周末我们先去滑雪，下个周末就去考美国驾车执照。好了吧！”慧贤下了结论。

“我没有滑雪的用具，衣服、帽子、鞋袜，什么都没有。”黄志高吞吞吐吐地说。

“咱们第一次滑雪，在滑雪场租一套行头就行了，等学会以后，再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好好地添置一套，黄哥哥，你说好不好？”从小，她就是这样怂恿他到他们家的后山去冒险的。

“……”黄志高实在无话可说，因为他的心，也因为要去冒险而开始有点蠢动了起来。

“好，高哥哥，咱们一言为定，星期六一大早，你到苗必达市来，我与两个小家伙在大姐家等你来吃早餐。哦，大姐家开铁门的



密码已经改成五三七五，记住哦，五三七五！”慧贤在电话里娇声娇气地说。

“一大早是多早？”他小心翼翼地问，一定得搞清楚，若是太晚了赶不上，当然不成，就是太早了，打扰佳人清梦，也是不合适的。

“当然愈早愈好，到熊谷路上得开三个半小时的车，最好能十二点之前赶到，将行李放到山上滑雪旅社里自己的房间内之后，可以到滑雪场开的大食堂里去吃午餐，只要略略休息一下，就可以去滑雪了！阿高哥，由山上飞驰而下的感觉真好，你亲身经历后就我知道我没有骗你！”慧贤很兴奋地鼓励着志高。

“好，星期六早上七点左右我去接你们，咱们一言为定。”黄志高对着电话筒不停地点头。七点左右到住在苗必达的她那里，就意味着居住在旧金山城市内的他星期六清晨五点半就必需起床梳洗。

那有什么关系，他这种没早没晚以实验室为家的后博士，早起算什么。

二

实在太高兴了，本来打算这个周末要做的实验，只要在星期六之前连夜赶完就行了，那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没有熬过夜！

志高将腰挺了一挺，一面兴高采烈地将实验用玻璃烧杯内泡的方便面用免洗筷捞起来送进嘴里，一面将计算机内的记事簿打开看，嗯，今天星期一，本来打算胡乱吃完一碗快煮面条就回去睡觉，其实，何必马上就回去呢？回去也不见得睡得着，何不将明天要做的实验器材先准备好再回去，已经这么晚啦，再多做一个多小时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天早上再早一点来开始，这样，每天顶多多做三四小时，到了星期五半夜，一切就可以搞定，不是很圆满吗？

愈想愈高兴，实验器材全部准备好了之后，又舍不得不开始，



开始之后，又越做越起劲，结果一直搞到窗外的天空发白了，才拖着一点也不觉得疲倦的身体，非常快乐的回到住所，脸上带着笑意进入梦乡。

没想到虽然整个星期都在加班，星期五整夜也没有睡觉，星期六一早五点半不到，就精神抖擞地在慧英大姐家山下的高尔夫球场的外面绕圈子，好容易捱到手表上的指针快要指到七点，一点没有睡意的黄志高，终于将汽车开到李家山下的大铁门前，打开车窗，按了一下大门上的电动密码箱上的密码。

五三七五！

大铁门果然慢慢的开启了。

“阿高哥，你真准时！”扩音器里面是慧贤的声音。

志高的老爷旧车很吃力地沿着水泥车道由山脚下往山上爬。山脚下气温略高，公路两边夹竹桃的花儿正开得热闹，愈向上去，树上开的花愈来愈少，未开的花苞愈来愈多，到了上面，快到李家住宅的时候，路边就只有一丛丛满是绿叶的夹竹桃了。

只见远远坐落在山上绿树中间的李家大门大开，一只长毛的黄狗快乐地摇着尾巴，由山上冲下来，半路遇见志高喘息着向上爬的老爷车，又匆忙折回紧紧地跟在他的车后，非常卖力的摇晃着它黄色长毛的尾巴，来宝真好，跟李家的主人一样，从来不在乎他黄志高的车是旧呢还是老。

“黄哥哥，快进来吃我做的早餐！”高挑而苗条的慧贤飞奔出了大门来迎接，对他嚷道。她今天打扮得抢眼极了，眼睛上戴了一付白色框架的墨镜，上身穿了一件纯白色的长袖线衫，下着同色紧身运动长裤，浓密而墨黑的短发上夹了一支特大的红色发夹，不过，老实说，余慧贤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医师，无论什么时候，向来都是抢眼的。

他们吃完了慧贤用微波炉烘热的早餐，一人喝了一杯牛奶，每人拖了一个行李袋，另外还有雪棍、雪橇等一些滑雪的用具。



“我们开大姐夫李哥哥的新旅行车吧，他的车比较宽大，可以多装几个人和行李，滑雪场气温很冷，新车比较可靠，不容易抛锚。”慧贤说，她早将她与小英、小伟们的行李放在新旅行车的后面，最后，手上还提了一大篮食物。

志高当然没有意见，连忙将他的那辆老爷车停好，跳下车来接过慧贤手中的食篮，将篮子提到新旅行车的后座放妥，再将他那袋小得不能再小的行李搬到新车上，慧贤坐在志高身边，小英、小伟爬上中间座位，四人坐定，正要发动汽车，李家的大狗来宝一跳也跳进了中间的座位。

“来宝也要去吗？滑雪场准不准宠物入境？”志高问。

“来宝不去不行呢，没有替它预约狗旅馆，在家没人照顾他。”慧贤回答道。

黄志高心想，带李家的来宝总比带柯家的汤姆去好得多了，所以就右手伸到中座去拍拍来宝的头，表示欢迎。

这样，他们一车四人一狗，下了李家住的那座山，进入六百八十号公路浩浩荡荡地前进。

“那边有个加油站，让我们去加点汽油罢！”原来油箱已经快要空了，他们连忙将车子转入路边的加油站。

靠近加油站有一片水泥地，水泥铺的路边坐满了黑发、黑眼、皮肤黝黑的墨西哥人，看见他们这辆偌大的旅行车子停下来，全部紧张地将头转过来朝他们这边瞧，其中有几个竟然呼地一下站起身来。

“高哥哥，慧英姐临走将他的购物信用卡交了给我，我们可以用这张卡来付钱！”慧贤妹由车上跳下来，先进站里去付钱。

小英、小伟都跟着下车去跳来跳去，来宝也趁机下车大摇其尾巴。

“小英、小伟，不要乱跑，小心踩到人家的脚！”黄志高一面加油，一面大声叫喊这两个正在乱奔的小家伙。



这些人看见进来的车不过是来加油，神情也就放松了。

“高叔叔，他们是些什么人？怎么坐在路旁的地上？不怕把衣服弄脏了吗？”小英跑过来问志高。

“他们是大人，衣服弄脏了不用怕，没有人骂他们的。”小伟解释给他的小姐姐听。

“他们坐在地上，等人家来找他们去做临时工，所以事先穿了做工的工作服，不怕搞脏的。”慧贤到汽油站内的柜台上付完汽油的钱，轻快地由加油站走出来，听见弟弟小伟这样说，觉得很好笑，就解释给侄儿、侄女们听，慧贤就是这点最好，漂亮的脸蛋总是笑咪咪的，使得站在她身边的人永远感染到她的快乐。

“他们坐在地上等人家叫他们去做临时工吗？慧贤妹，你怎么知道的呢？”志高好奇地问，因为这些人看起来真的像一群等待工作的临时工人。

“简单嘛，上次慧英姐姐要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一些树，觉得正式种植树木的公司要的价钱太贵了，就开车带我到这里来找这些墨西哥人去做临时工，每小时只要付六块钱就行了。他们中间，很多都是非法由墨西哥偷渡过境来美国找工作的廉价劳工。”慧贤妹回答。

“怎么没见到半个中国人？”志高随口问了一下。

“咱们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地盘。由中国非法偷渡来的廉价劳工大多聚在中国城一带，这边是非法偷渡入美国境内来的墨西哥人的地盘。”慧贤答道。

“像我们这些由外国来的后博士，虽然不是非法偷渡过来的，天天从早做到晚，薪水那么少，不也是廉价劳工吗？”志高用手推了推眼镜，有感而说。

“其实，我们这批实习医师，不论是土生土长的或者是飘洋过海而来的，与你们这些后博士一样，也都是廉价劳工，老实说，美国的经济，就靠着我们这批廉价劳工唷。”慧贤接口道，她是由她



大姐替她申请了绿卡才到美国来的合法新移民。

他们谈谈说说，两个大人、两个孩子以及一只黄狗全又各就各位坐进车内。

“不知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偷渡进美国的。”志高看了坐在地上那些人，自言自语地说，然后发动引擎将车子开回六百八十号公路。

“墨西哥就在加州的隔邻，边地交界线那么长，那里阻止得了！远在天边的中国，每年都有上万人偷渡入美国国境，采用海、陆、空各种路线呢！”慧贤点着头，作出十分通晓的样子来。

“啧啧，海、陆、空！不是像科幻小说了吗？”为了要讨好慧贤，志高作出特别吃惊的样子来。

“其实，只怪美国人太小气了，你看，这个国家这么富庶，土地如此肥沃，地广人稀，真该想办法多找一些中国人来这里移民，使我们中国人由少数民族变成多数民族！那时人多势众，选举比较有份量，说话也举足轻重，华文华语到处通行，谁敢再歧视我们！”临走，慧贤妹还再向后看一眼，才开始发表高见，后来，居然愈说愈激动，愈说声音愈大了。

“慧贤妹，看你这么说，你是赞成非法移民的啰？”黄志高开玩笑地说。

“高哥哥，我并不是赞成做违法的事，只目前所谓的‘非法移民’只是定义问题罢咧，他们并没有做杀人放火、更没有抢劫偷窃这一类非法的事情。只因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都是欧洲来的移民，欧洲来的白人就是多数民族，选举、说话都是让他们占上风，制定的法令，也以他们的利益为主，凡是他们不赞成的人种，他们就制定一种不公平的法令，不让或者限制他们移民进来。现在，一些非白种人要到这个富庶肥沃的国家来谋生，不得不用非法的办法进来，哪里是他们喜欢做不合法的事，变成非法移民，完全是情势的逼迫他们这样做的罢咧。”慧贤越讲越气。